

太陰將軍之屬此乃天吏非細民所當事也天之有此神也皆所以奉成陰陽而吏物也若人治之有牧守令長矣向之何怒背之何怨君民道近不宜相責況神致貴與人異禮豈可望乎且欲使人而避鬼是即道路不可行而室廬不復居也此謂賢人君子秉心方直精神堅固者也至如世俗小人醜妾婢婦淺陋愚慙漸染既成又數揚精破膽今不順精誠所向而強之以其所畏直亦增病爾何以明其然也夫人之所以爲人者非以此八尺之身也乃以其有精神也人有恐怖死者非病之所加也非人功之所幸也然而至於遂不損者精誠去之也蓋奔柙猛虎而不遑嬰人畏螻蟻而發聞今通士或欲強羸病之愚人必知其所不能吾又恐其未盡善也移風易俗之本乃在開其心而正其精今民生不見正道而長於邪淫誑惑之中其信之也難卒解也唯王者能變之

正列第二十六

凡人吉凶以人爲主以命爲決行者已之質也命者天之制也在於已者固可爲也在於天者不可知也巫覡祝請亦其助也然非德不行巫史所祈者蓋所以交鬼神而救細微爾至於大命未如之何譬民人之請謁於吏矣可以解微過不能脫正罪設有人於此晝夜慢侮君父之教干犯先王之禁不克已心思改過善而苟驟發請謁以求解免必不幾矣若不修已小心畏慎無犯上之必令也故孔子不聽子路而云丘之禱久矣孝經云夫然故生則親安之祭則鬼享之由此觀之德義無違神乃享鬼神受享福祚乃隆故詩云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板板既醉既飽福祿來反此言人德義茂美神欲享醉飽乃反報之

以福也號延神而亟亡趙嬰祭天而速滅此蓋所謂神不歆其
祀民不卽其事也故魯史書曰國將興聽於民將亡聽於神楚
昭不禳雲宋景不移筮子產距禪寵邾文公違卜史此皆審已
知道身以俟命者也晏平仲有言祝有益也詛亦有損也季梁
之諫隨侯宮之奇說廣公可謂明乎天人之道達乎神民之分
矣夫妖不勝德邪不伐正天之經也雖時有違然智者守其正
道而不近於淫鬼所謂淫鬼者閑邪精物非有守司真神靈也
鬼之有此猶人之有姦言責平以下求者也若或誘之則遠來
不止而終必有咎鬼神亦然故申繻曰人之所忌其氣炎以取
之人無釁焉妖不自作是謂人不可多忌多忌妄畏實致妖祥
且人有爵位鬼神有尊卑天地山川社稷五祀百辟卿士有功
於民者天子諸侯所命祀也若乃巫覡之謂獨語小人之所望

畏士公飛尸咎魅北君銜聚當路直符七神及民間繕治微蔑
小禁本非天王所當憚也舊時京師不防動功造禁以來吉祥
應瑞子孫昌熾不能過前且夫以君畏臣以上需下則必示弱
而取陵殆非致福之招也嘗觀上記人君身修正賞罰明者國
治而民安民安樂者天悅喜而增歷數故書曰王以小民受天
永命孔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
又以尚賢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此最卻凶災而致福善之
本也

相列第二十七

詩所謂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是故人身體形貌皆有象類骨法
角肉各有分部以著性命之期顯貴賤之表一人之身而五行
八卦之氣具焉故師曠曰赤色不壽火家性易滅也易之說卦

巽爲人多白眼相揚四白者兵死此猶金伐木也經曰近取諸
身遠取諸物聖人有見天下之至頤而擬諸形容象其物宜此
亦賢人之所察紀往以知來而著爲憲則也人之相法或在面
部或在手足或在行步或在聲響面部欲溥平潤澤手足欲深
細明直行步欲安穩覆載音聲欲溫和中宮頭面手足身形骨
節皆欲相副稱此其略要也夫骨法爲祿相表氣色爲吉凶候
部位爲年時德行爲三者招天受性命決然表有顯微色有濃
淡行有薄厚命有去就是以吉凶期會祿位成敗有不必非聰
明慧智用心精密孰能以中昔內史叔服過魯公孫敖聞其能
相人也而見其二子焉服叔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也豐下
必有後於魯及稷伯之老也文伯居養其死也惠叔與哭魯竟
立獻子以續孟氏之後及王孫說相喬如子上幾商臣子文憂

越椒叔姬惡食我單襄公察晉厲子貢觀邾魯臧文聽禦說陳
咸見張賢人達士察以善心無不中矣及唐舉之相李兌蔡
澤許負之相鄧通條侯雖司命班祿追叙行事弗能過也雖然
人之有骨法也猶萬物之有種類材木之有常宜巧匠因象各
有所授曲者宜爲輿檀宜作輻輪宜作轂此其正法通率也若
有其質而工不材可如何故凡相者能期其所極不能使之必
至十種之也膏壤雖肥弗耕不獲千里之馬骨法雖具弗策不
致夫觚而弗琢不成於器士而弗仕不成於位若此者天地所
不能貴賤鬼神所不能貧富也或王公孫子仕宦終老不至於
穀或庶隸斯賤無故騰躍窮極爵位此受天性命當必然者也
詩稱天難忱斯性命之質德行之招參錯授不易者也然其大
要骨法爲主氣色爲候五色之見王廢有智者見祥修善迎之

其有憂色循行改尤愚者反戾不自省思雖休徵見相福轉爲災於戲君子可不敬哉

潛夫論卷六終

潛夫論卷七

夢列第二十八

凡夢有直有象有精有想有人有感有時有反有病有性在昔武王邑姜方震太叔夢帝謂已命爾子虞而與之唐及生手掌曰虞因而爲名成王滅唐遂以封之此謂直應之夢也詩云惟熊惟罴男子之祥惟虺惟蛇女子之祥又惟魚矣實惟豐年旒惟旃矣室家綦綦此謂象之夢也孔子生於亂世日思周公之德夜即夢之此謂意精之夢也人有所思即夢其到有憂即夢其事此謂記想之夢也今事實人夢之即爲祥賤人夢之即爲妖君子夢之即爲榮小人夢之即爲辱此謂人位之夢也晉文公於城濮之戰夢楚子伏已而盥其腦是大惡也及戰乃大勝此謂極反之夢也陰雨之夢使人厭迷陽旱之夢使人亂離大

寒之夢使人怨悲大風之夢使人飄殘此謂感氣之夢也春夢發生夏夢高明秋冬夢熟藏此謂應時之夢也陰病夢寒陽病夢熱內病夢亂外病夢發百病之夢或散或集此謂氣之夢也人之情心好惡不同或以此吉或以此凶當各自察常古所從此謂性情之夢也故先有差武者謂之精畫有所思夜夢其事作吉作善凶惡不信者謂之想貴賤賢愚男女長少謂之人風雨寒暑謂之感五行王相謂之時陰極即吉陽極即凶謂之反觀其所疾察其所夢謂之病心精好惡於事驗謂之性凡此十者占夢之大路也而決吉凶者之類以多反其故哉豈人覺爲陽人寐爲陰陰陽之務相反故邪此亦謂其不甚者爾借如使夢吉事而已意大喜樂發於心精則真吉矣夢凶事而已意大恐懼憂悲發於心精即真惡矣所謂秋冬夢死傷也吉者順時

也雖然財爲大害爾弗若勿夢也凡察夢之大體清潔鮮好貌堅健竹木茂美宮室器械新成方正開通光明溫和升上向興之象皆爲吉喜謀從事成諸吳汙腐爛枯槁絕霧傾倚微邪則則不安閉塞幽昧解落墜下向衰之象皆爲計謀不從舉事不成妖孽怪異可憎可惡之事皆爲憂圖畫卹胎刻鏤非真瓦器虛空皆爲見欺給倡優俳俚小兒所戲弄之象皆爲懽笑此其大部也夢或甚顯而無占或甚微而有應何也曰本所謂之夢者困不了察之稱而懵懵冒名也故亦不專信以斷事人對計事起而行之尙有不從況於忘忽雜夢亦可必乎唯其時有精誠之所感薄神靈之有告者乃有占爾是故君子之異夢非妄而已也必有事故焉小人之異夢非桀而已也時有禎祥焉是以武丁夢獲聖而得傳說二世夢白虎而滅其封夫奇異

之夢多有故而少無爲者矣今一寢之夢或屢遷化百物代至
而其主不能究道之故占者有不中也此非占之罪也乃夢者
過也或言夢審矣而說者不能連類傳觀故其惡有不驗也此
非書之罔乃說之過也是故占夢之難者讀其書爲難也夫占
夢必謹其變故審其徵候內考情意外考王相卽吉凶之符善
惡之効庶可見也且凡人道見瑞而脩德者福必成見瑞而縱
恣者福轉爲禍見妖而驕侮者禍必成見妖而戒懼者禍轉爲
福是故大姒有吉夢文王不敢康吉祀于羣神然後占於明堂
並拜吉夢脩發戒懼聞喜若憂故能成吉以有天下虢公夢見
蓐收賜之土田自以爲有吉因史嚚令國賀夢聞憂而喜故能
成凶以滅其封易曰使知懼又明於憂患與故凡有異夢感心
以及人之吉凶相之氣色無問善惡常恐懼脩省以德迎之乃

其逢吉天祿永終

釋難第二十九

庚子問於潛夫曰堯舜道德不可兩美實若韓子戈伐之說邪
潛夫曰是不知難而不知類今夫伐者盾也厥性利戈者矛也
厥性害是戈爲賊伐爲禁也其不俱盛固其術也夫堯舜之相
於人也非戈與伐也其道同仁不相害也舜伐何如弗得俱堅
堯伐何如不得俱賢哉且夫堯舜之德譬猶燭燭之施明於幽
室也前燭卽盡照之矣後燭入而益明此非前燭昧而後燭彰
也乃二者相因而成大光二聖相得而致太平之功也是故大
鵬之動非一羽之輕也騏驎之速非一足之力也眾良相德而
積施乎無極也堯舜兩美蓋其則也伯叔曰吾子過矣韓非之
取矛盾以喻者將假其不可兩立以詰堯舜之不得並之勢而

論其本性之仁與賊不亦失是譬喻之意乎潛夫曰夫譬喻也者生於直告之不明故假物之然否以彰之物之有然否也非以其文也必以其實也今子舉其實文之性以喻而欲使鄙也釋其文鄙也惑焉且吾聞問陰對陽謂之彊說論西詰東謂之彊難子若欲自必以則昨反思然後求無苟自彊庚子曰周公知管蔡之惡以相武使肆厥毒從而誅之何不仁也若其不知何不聖也二者之過必處一焉潛夫曰書云子挾庚子父以叛然未知其類之與抑抑相反且天知桀惡而帝之夏又知紂惡而王之殷使虐二國殘賊下民多縱厥毒滅其身亦可謂不仁不知乎庚子曰不然夫桀紂者無親於天故天任而弗憂誅之而弗哀今管蔡之與周公也有兄弟之親有骨肉之恩不量能而使之不堪命而任之故曰異於桀之與天也潛夫曰皇天無

親帝王繼體之君父事天王者爲子故父事天也率土之民莫非王臣也將而必誅王法公也無偏無頗親疎同也大義滅親尊王之義也立弊之天爲周公之德因斯也過此而往者未之或知秦子問於潛夫曰耕種生之本也學問業之本也老聃有言大丈夫處其實不居其華而孔子曰耕也餒在其中學也祿在其中故問今使舉世之人釋耨耒而程相羣於學何如潛夫曰善哉問君子勞心小人勞力故孔子所稱謂君子爾今以目所見耕食之本也以心原道即學又耕之本也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天反德者爲災潛夫曰嗚呼而未此察乎吾語子夫君子也者其賢宜君國而德宜子民也宜處此位者唯仁義人故有仁義者謂之君子昔荀卿有言夫仁也者愛人故不忍危也義也者聚人

聚人故不忍亂也是故君子夙夜箴規蹇蹇匪懈者憂君之危
亡哀民之亂離也故賢人君子推其仁義之心愛之君猶父母
也愛居世之民猶子弟也父母將臨顛隕之患子弟將有陷溺
之禍者豈能墨乎哉是以仁者必有勇而德人必有義也且夫
一國盡亂無有安身詩云莫肯念亂誰無父母言將皆爲害然
有親者憂將深也是故賢人君子既愛民亦爲身作夫蓋滿於
上沾漉在下棟折榱崩懼有厭患故大屋移傾則下之人不待
告令各爭共柱之仁者兼護人家者且自爲也易曰王明並受
其福是以次室倚立而嘆嘯楚女揭幡而激王仁惠之恩忠愛
之情固能已乎

潛夫論卷七終

潛夫論卷八

交際第三十

語曰人惟舊器惟新昆弟世疎朋友世親此交際之理人之情
也今則不然多思遠而忘近背故而向新或歷載而益疎或中
路而相捐悟先聖之典戒負久要之誓言斯何故哉退而省之
亦可知也勢有常趣理有固然富貴則人爭附之此勢之常趣
也貧賤則爭去之此理之固然也夫與富貴交者上有稱譽之
用下有貨財之益與貧賤交者大有賑貸之費小有假借之損
今使官人雖兼築趾之惡苟結駟而過士士猶以榮而歸焉況
其實有益者乎使處子雖抱顏閔之賢苟被褐而造門人猶以
爲辱而恐其復來況其實有損者乎故富貴易得宜貧賤難得
適好服謂之奢僭惡衣謂之困厄徐行謂之饑餒疾行謂之逃

責不候謂之倨慢數來謂之求食空造以爲無意奉贄以爲欲
貸恭謙以爲不肖抗揚以爲不得此處子之驕薄貧賤之苦酷
也夫處卑下之位懷北門之殷憂內見謫於妻子外蒙譏於士
夫嘉會不從禮饌御不逮眾貨財不足以合好力勢不足以杖
急歡析久交情好曠而不接則人無故自廢踈矣漸踈則賤者
逾自嫌而曰引貴人逾務黨而忘之夫以逾踈之賤伏於下流
而望曰忘之貴此谷風所爲內摧傷而介推所以赴深山也夫
交利相親交害相踈是故長救誓而廢心無用者也交漸而親
必有益者也俗人之相與也有利生親積親生愛積愛生是積
是生賢情苟賢之則不自覺心之親之口之譽之也無利生踈
積踈生憎積憎生非積非生惡情苟惡之則不自覺心之外之
口之毀之也是故富貴雖新其勢日親貧賤雖舊其勢日除此

處子所以不能與官人競也世主不察朋友之所至而苟信貴
臣之言此潔士所以獨隱翳而姦雄所以黨能臣也昔魏其之
客流於武安長平之吏移於冠軍廉頗翟公載盈載虛夫以四
君之賢藉舊貴之風恩客猶若此則又況乎生貧賤者哉唯有
古烈之風志義之士爲不然爾思有所結終身無解心有所矜
賤而益篤詩云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歲寒然後知
松柏之後凋也隘然後知其人其儀固也侯嬴豫讓出身以報
恩鮑諸荊軻奮命以效用故死可爲也處之難爾龐勛敦貂一
旦見收亦立爲義報況累舊乎故鄒陽稱之曰桀之狗可使吠
堯跖之客可使刺由豈虛言哉俗士淺短急於目前見赴有益
則先至顧無用則後輩是以欲速之徒競推上而不暇接下爭
逐前而不追卹後是故韓安國能遺田蚡五百金而不能賑一

窮翟方進稱淳于長而不能薦一士夫安國方進前世之忠良也而猶若此則又況乎末塗之下相哉此奸雄所以逐黨進而處子所以愈擁蔽也非明聖之君孰能昭察且夫怨惡之生若二人偶焉苟相對也恩情相向推極其意精誠相射貫心達髓愛樂之隆輕相爲死是故侯生豫子刎頸而不恨苟相背也心情乖手推極其意分背奔馳窮東極西心尚未決是故陳餘張耳老相全滅而無感痛從此觀之交際之理其情大矣非獨朋友爲然君臣夫婦亦猶是也當其歡也父子不能間及其乖也怨讎不能先是故聖人常慎微以敦其終富貴未必可重貧賤未必可輕人心不同好度量相萬億許由讓其帝位俗人有爭縣職孟軻辭祿萬鍾小夫貪於升食故曰鵲鷄群游終日不休亂舉聚時不離蒿茆鴻鵠高飛雙別乖離通于達萬志在陂池

鸞鳳翔翔黃鵠之上徘徊太清之中隨景風而飄颻時抑揚以從容意猶未得喈然長鳴臆號振翼陵朱雲薄升極呼吸陽露曠旬不食其意尚猶嗟如也三者殊務各安所爲是以伯夷採薇而不恨巢父木棲而自願由斯觀諸士之志量固難測度凡百君子未可以富貴驕貧賤謂貧賤之必我屈也詩云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世有大難者四而人莫之能行也一曰怨二曰平三曰恭四曰守夫怨者仁之本也平者義之本也恭者禮之本也守者信之本也四者並立四行乃具四行具存是謂真賢四本不立四行不成四行無一是謂小入所謂怨者君子之人論彼怨於我動作友聲故人君不開精誠以示賢忠賢忠亦無以得達易曰王明並受其福是以忠臣必待明君乃能顯其節良吏必得察主乃能成其功君不明則大臣隱下不遇忠

又羣司舍法而阿貴夫忠言所以爲安也不貢必危法禁所以爲治也不奉必亂忠之貢與不貢法之奉與不奉其秉皆在於君非臣之下所能爲也故是聖人求之於已不以責下凡爲人上法術明而賞罰必者雖無言語而勢自治治賈一倍以相高苟能富貴雖積狡惡爭稱譽之終不見非苟處貧賤恭謹祇爲不肖終不見是此俗化之所以浸敗而禮義之所以消衰也世有可患者三三者何曰情實薄而辭稱厚念實忽而文想憂懷不來而外克期不信則懼失賢信之則誑誤人此俗士可厭之甚者也是故孔子疾夫言之過其行者詩傷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今世俗之交也未相照察而求深固探懷扼腕拊心祝詛苟欲相獲論議而已分背之日既得之後則相棄忘或受人恩德先以濟度不能拔舉則因毀之爲生瑕釁

明言我不遺力無奈自不可爾詩云知我如此不如無生先合而後忤有初而無終不若本無生意彊自誓也君子屢盟亂是用長大人之道周而不比微言相感掩若同符又焉用盟孔子恂恂似不能言者又稱閭閻言唯謹也士貴有辭亦憎多口故曰文質彬彬然後君子與其不忠剛毅木訥尙近於仁嗚呼哀哉凡今之人言方行圓口正心邪行與言謬心與口違論古則知稱夷齊原顏言今則必官爵職位虛談則知以德義爲賢貢薦則必閥閥爲前處子雖躬顏閔之行性勞謙之質秉伊呂之才懷救民之道其不見資於斯世也亦已明矣

明忠第三十一

人君之稱莫大於明人臣之譽莫美於忠此二德者古來君臣所共願也然明不繼踵忠不萬全者非必愚闇不逮而惡名揚

也所道求之非其道之爾夫明據下起忠依上成二人同心則
利斷金能如此者兩譽俱具要在於明操法術自握權秉而已
矣所謂術者使下不得欺也所謂權者使勢不得亂也術誠明
則雖萬里之外幽冥之內不得不求効權誠用則遠近親疎貴
賤賢愚無不歸心矣周室之末則不然離其術而舍其權怠於
已而恃於人是以公卿不思忠百僚不盡力君王孤蔽於上兆
黎冤亂於下故遂衰微侵奪而不振也夫帝王者其利重矣其
威大矣徒懸重利足以勸善徒設嚴威可以懲奸乃張重利以
誘民操大威以驅之則舉世之人可令冒白刃而不恨赴湯火
而不難豈云但率之以其治而不宜哉若鷹也然獵夫御之猶
使終日奮擊而不敢怠豈有人臣而不可使盡力者乎詩云伐
柯伐柯其則不遠夫神明之術其在君身而忽之故令臣錯口

結舌而不敢言此耳目所以蔽塞聰明所以不得也制下之權
曰陳君前而君釋之故令君臣懈弛而背朝此威德所以不照
而功名所以不建也詩云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聽我
敖敖夫惻隱人皆有之是故耳聞啼號之音無不爲之慘悽悲
懷而傷心者目見危殆之事無不爲之惻怛驚赴救之者君臣
而義重行路禮輕過耳倍目之交未恩未德非貧非貴而猶若
此則又況於北面稱臣被寵者乎是故進忠扶危者賢不肖之
所共願也誠皆願之而行違者常若其道不利而有害言未得
言而身敗爾歷觀古來愛君憂主敢言之臣治勢一成君自不
能亂也況臣下乎法術不明而賞罰不必者雖曰號令然勢自
亂亂勢一成君自不能治也況臣下乎是故勢治者雖委之不
亂勢亂者雖慙之不治也堯舜恭己無爲而有餘勢治也胡亥

王莽馳驚勢亂也故曰善者求之於勢弗責於人是以明王審法度而布教令不行私以欺法不黷教以辱命故臣下敬其言而奉其禁竭其心而稱其職此由法術明而威權任也夫術之爲道也精微而神言之不足而行有餘有餘故能兼四海而照幽冥權之爲勢也健悍以大不待貴賤操之者重重故能奪主威而順當也是以明君未嘗示人術而借下權也孔子曰可與權是故聖人顯諸仁藏諸用神而化之使民宜之然後政其治而成其功功業効於民美譽傳于世然後君乃得稱明臣乃得稱忠此所謂明據下作忠依上成二人同心其利斷金也

本訓第三十二

上古之世太素之時元氣窈冥未有形兆萬精合并混有爲一莫制莫御若斯久之翻然自化清濁分別變成陰陽陰陽有體實生兩儀天地絪縕萬物化淳和氣生人以統理之是故天本諸陽地本諸陰人本中和三才異務相待而成各循其道和氣乃臻璣衡乃平天道曰施地道曰化人道曰爲爲者蓋所謂感通陰陽而致珍異也人之動天地譬猶車上御駟馬蓬中擢自照矣雖爲所覆載然亦在我何所之可孔子曰時乘六龍以御天言行君子所以動天地也可不慎乎從此觀之天呈其兆人序其勲書故曰天工人其代之如蓋理其政以和天氣以爭其功是故道德之用莫大於氣道者之根也氣所變也神氣之所動也當此之時正氣所加非唯於人百穀草木禽獸魚鼈皆口養其氣聲入於耳以感於心男女聽以施精神資和以兆毓民之貽含嘉以成體及其生也和以養性美在其中而暢於四肢實於血脉以心性志耳意目精欲無不貞廉絜懷履行者此

五帝三王所以能書法像而民不違正已德而世自化也是故法令刑賞者乃所以治民事而致整理爾未足以興大化而升太平也夫欲歷三王之絕迹臻帝皇之極功者必先元元而本本興道而致和以淳粹之氣生敦龐之民明德義之表作信厚之心然後化可美而功可成也

德化第三十三

人君之治莫大於道莫盛於德莫美於教莫神於化道者所以持之也德者所以苞之也教者所以知之也化者所以致之也民有性有情有化有俗情性者心也本也化俗者行也未也末生於本行起於心是以上君撫世先其本而後其末慎其心而理其行心精苟亡則姦匿所作邪意無所載矣夫化變民心也猶政變民體也德政加於民則多滌暢姣好堅強考壽惡政加

於民則多罷癯疴病天昏扎瘡向書美考終命而惡凶短折國有傷明之政則民多病因有者坦之使也必有其根其氣乃生必有其使變化乃成是故道之為物也至神以妙其為功也至彊以大天之以動地之以靜日之以光月之以明四時五行鬼神人民億兆醜類變異吉凶何非氣然及其乖戾天之尊也氣裂地之大也氣動山之重也氣徙水之流也氣絕之日月神也氣蝕之星辰虛也氣隕之月有晝晦宵有大風飛車拔樹墮電為氷溫泉成湯麟龍鸞鳳螭蟠蜃莫不氣之所為也以此觀之氣運動亦誠大矣變化之為何物不能是故上聖故不務治民事而務治民心故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導之以德齊之以禮務厚其情而明則務義民親愛則無相害傷之意動思義則無姦邪之心夫若此者非律之所使也非威刑

之所彊也此乃教化之所致國有傷聰之政則民多病身有傷
賢之政則賢多橫天夫刑體骨幹爲堅彊也然猶隨政變易又
況乎心氣精微不可養哉詩云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
體惟葉握握又曰鳶飛戾天魚躍于淵愷悌君子胡不作人公
劉原德恩及草木牛羊六畜且猶感德消息於心已之所無不
以責下我之所有不以譏彼感已之好敬也故接士以禮感已
之好愛也故遇人有恩已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善人之
憂我也故先勞人惡人之忘我也故常念人凡品則不然論人
不恕已動作不思心無之已而責之人有之我而譏之彼已無
禮而責人敬已無思爲責人愛貧賤則非人初不我憂也富貴
則是我之不憂人也行已若此難以稱仁矣所謂平者內懷尸
鳩之恩外執砥礪之心論士必定於志行毀譽必參於效驗不

隨俗而雷同不逐聲而奇論苟善所在不譏貧賤苟惡所錯不
忌富貴不詔上而慢下不厭故而敬新凡品則不然內偏頗於
妻子外僭或於知友得則譽之怨則謗之平議無情均譏譽無
效驗苟阿貴以比黨苟黜聲以羣譏事富貴如奴僕視貧賤如
傭客有至秉權之門而不一至無勢之家執心若此難以稱義
所謂恭者內不敢傲於室家外不敢慢於士大夫見賤如貴視
少如長其禮先入其言後出恩意無不答禮敬無不報觀賢不
居其上與人推讓事處其勞居從其德位安其卑養甘其薄凡
品則不然內慢易於妻子外輕侮於知友聰明不別真僞心思
不別善醜愚而喜傲賢少而好陵長恩意不相答禮敬不相報
觀賢不相推會同不能讓動欲擇其佚居欲處其安養欲擅其
厚位欲爭其尊見人謙讓因而嗤之見人恭敬因而傲之如是